

向前看

西巫拉帕 著

秦森杰 袁有礼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向 前 看

[泰国] 西 巫 拉 帕 著

蔡 森 杰 袁 有 礼 译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向前看的作者西巫拉帕是泰国杰出的和平战士，曾率领文化代表团访问我国。他在泰国，虽备受迫害，但他却始终坚贞不屈地为和平事业奋斗。他的名著向前看共分三部，我们现在出版的是第一部——童年——的译本。第二部作者已经写就，第三部尚在写作之中。向前看的第一部，深刻地揭露了泰国社会的种种黑暗，鞭撻了泰国的贵族阶级，充满了反封建的精神。

作者通过青年学生詹它的遭遇，道出了泰国农民与城市平民对于统治阶级的愤怒与不满，这便是这部作品的人民性。因此本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泰国的情况。

本書根据曼谷素帕武律出版社 1949 年版本译出

向 前 看

原著者 〔泰国〕西巫拉帕

翻译者 潘海森、高维英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6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张：5 7/8 字数：110,000

1959 年 6 月第 1 版

195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0837

定 价：(九) 0.52 元

那天早上，老师冒着蒙蒙细雨离开家，直到傍晚才回来，雨还象早上那样连绵不断地下着。这天，从白天到黑夜，天气都很冷；但是老师觉得，法庭里冷酷阴森的气氛比寒冷的天气更加凛冽迫人。看来，他似乎没有感觉到这天下了一整天的雨。

这天的遭遇使老师感到困顿万分。他感到风烛残年的幽灵正舞动着可怕的巨爪向他扑来；他感到自己仿佛已被推进七十古稀的光景，自己是那么衰老，仿佛再过几天就要与世长辞了。本来老师已是六十开外的老年人了，但是他还是那么健旺，从来也没有感到自己已经老了。直到今天，他还照旧上学校去教书，这倒不是说，如果他不教书就会饿死，而是因为他热爱教书的生活。尽管人家说，生活是由水、土、风、火等^①构成的，他却认为，教师的生活是由黑板、粉笔、书桌和大大小小的男女孩子的天真、活潑的小脸蛋儿和那明亮的小眼睛构成的。他曾经对学生说，“如果老师能在手里拿着粉笔的时候死去，那么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英雄人物能比他死得更美了。”而当老师的稚龄的学生们天真无邪地喊道：“我们亲爱的老师死了”的时候，老师将把这句话当作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死者的最动人的

贊美辭。

老师独自一人坐在工作室里靠窗的一張椅子上。雨点輕敲着瓦片，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但是，看来老师并没有听见雨声和任何旁的声音。老师目不轉睛地望着浩瀚的太空。在初夜昏黃的天空里，他仿佛看到了件什么东西；从他久久地凝視着一处的神态看来，似乎是有一幅景象清楚地映現在他的眼前。

他所看到的那件东西，就是時間。①

在这当儿，他不覺得時間是个抽象的东西；他清楚地看見它，看見它在动、在走、在跑、在微笑、在怒叱、在欢迎、在驅逐、在建設、在破坏！他觉得時間是无所不能的；它具有强大的威力，它能改变一切，由最小的到最大的，由最軟的到最硬的，連山岳和海洋都无法抵擋它。显赫一时的羅馬帝国崩潰了，大主教和所有帝王的天威破灭了，任何人和世界都无法阻擋它的变化。它改变了无数的法令規章，他改变了許多社会制度以及那曾經吹噓說是无法改变的风俗习惯。最坚强的军队象最甜蜜的爱情那样，一一在它的跟前低下了头。它把忠貞变成背信弃义，把誠实变成欺詐。世界上从来沒有任何东西敢于同它較量高低。

使老师能以看出時間是清清楚楚的具体的东西、能以看到它的偉大的力量的，是他自己的時間。

① 照佛教的說法，生活是由水、火、土、風等四行所構成的。

② 作者所說的時間是指時代或歷史。

他已經活了六十几年了，在他的岁月里，有說不尽的世事滄桑、數不尽的变化改革，人們可以看到，有时变革是緩慢的，就如进入平原地帶的水流；而有时則是急劇的，活象巨大的山洪从万丈悬崖下泻，其势如万馬奔騰。老师的时间也同千万年来的世界一样，改变的速度十分迟緩，以至于看不出有什么改变来。除了自然界的周而复始的輪轉，如下雨、雷鳴、刮风、日出日落、夜晚的月亮和星星以及一切生物的生老病死等等之外，这些事物的变化只是在近千年間才稍为明显些，但也仍然是迟緩的。只是到了近两三百年才出現了在数量和质量上数倍于过去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神奇的变化。而本世紀近十年間的变化又比过去千百年所出現的更要神奇百倍^①，这是一种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能用等同的时间来衡量的变化。千年所积累的变化可能比一个世紀內所发生的还要少。在过去一世紀中不可能出現的，在本世紀的十年中却出現了。

啊，威武的时间——偉大的导师，是您，揭开了历史的过去；是您，掌握着神秘的未来；是您，指导着未来。

在老师自己的岁月里，也具有同样的情况。在前四十年，老师所經歷的变化是徐緩的；这种变化并无任何惊人之處，虽然有时也頗引人注意，但終于消失在那徐緩的变化的巨流中。后二十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变化就象万丈

① 照故事的年月看，这里所說的变化是暗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变化。

巨洪从巍峨的峭壁上下泻，其势如万马奔腾。变化在老师的心坎中燃起不可抑制的激动和惊讶。有些变化老师本认为这辈子是不可能看到的，甚至是孩子们也不可能见到的，有的则是老师认为在今后的百年里还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它们都逐渐地在老师的眼前出现了，就在人们，包括老师在内，一致认为是落后的、不可能产生任何质变的时代里出现了。虽然那种变化的形体还不十分显明，还被遮蔽在一层薄薄的云霓中，还只是一幅若隐若现的景象。然而，它毕竟是出现了。当然，老师是用诧异的眼光注意着它的，有时，在激动的感触中还掺杂着孩子式的疑惧和畏怯，无法断定眼前出现的到底是凶还是吉，是敌还是友，是鬼还是神。

在老师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既不是一往直前的，也不是有次序地渐次发生的，而是在同一个时间里，从许多方面暴发出来的。变化极其错综复杂，看来象一个变幻无穷的龐然大物。然而尽管看来十分复杂，但是一切变化的行程，还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的，就象万千条小河从高山奔向平原，最后汇注入海洋一样。

老师曾经长期用消极沮丧的态度对待这些变化，因为他只看到它们错综复杂的一面，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那些变化将导向何方；用当时的道德观念和対善与恶、美与丑、尊与卑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变化，那它们的确是一个包含着善和恶的混合物。他无法分析这些东西，甚至常常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神，什么是鬼，他也几乎无法弄清楚。在这以前，如果有

必要提到这些东西的话，他能够很容易地就指出来。他会指出凡是尊贵的人物和崇高的地位，就是善和美的化身，至于那种为了摆脱贫困和饥饿而不得不进行斗争的生活却是丑恶和肮脏的；对于这种生活，老师曾经教训学生们，要他们远而避之。至于那些深陷在这种生活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儿女如何才能摆脱那种丑恶、肮脏的生活，老师从未谈起过。因为那是他力所不逮的，同时也显然不是他分内的事。他以为那是神、造物主的事。

老师以为，也许他必须把这些错综复杂的、他所无法理解的变化，同自己的灵魂儿一起带进棺材去……

老师走到窗前，眼光向左右横扫一下。透过弥漫着天空的细雨，看见建筑在那一带的密密层层房屋，到处都闪烁着灯光。收音机里播送出来的西洋风味的音乐声，萦回在空中。老师望着横穿市镇的马路，望着那由村庄通往市镇井和马路衔接起来的小道，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和他自己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变化。因为，从前，这一带既没有栉比鳞次的房屋，也没有大大小小的街道。雨季里，人们光着脚丫子，踏着污泥来来去去，没有非出去不可的紧要事情时，便只好无精打采地呆在家里。到了旱季，土地又被火焰般的阳光晒得干枯而灼热。但是，依然是那双光光的脚，年复一年地在这条路上行走，日子过得很是缓慢。夜晚，只剩下一片漆黑和寂静，当然，还有一阵阵喧嚣的蛙声和蝉声。这块地原先是一些果农的果园。他们以姓氏为单位，每一姓有好几户，每一户都有好几口人。他们自己的土

地上搭起房子，安下了家，以販賣水果為生。每戶人家又根據自己的情況做些副業。各姓之間的关系很是密切。後來，首都經濟的繁榮和跟着而來的文明的发展使得聚集在這一帶的家族全部分散了。而几代之後，親族之間的联系几乎就斷絕了。虽也偶爾見見面，但是言談時原先那種愉快、和睦、親切的感情已經消失而為另一種徒具形式的禮節所代替。每當想起這樁事，老師便感到一陣悲傷。當老師確定這種變化已經把往日的光景帶走而且再也不可能復返時，心中的傷感就更加深重。這樁事，還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使他懷疑他在那漫漫长夜里所見到的一系列變化，到底是使人們的生活變好了呢還是變壞了！他猶疑不決，到底是應該緊抱着過去，還是應該張開雙手迎接正在到來的今天，並怀着追求那不久就將出現的更好、更美、更光輝的生活的願望，投進這變化的巨流中。

果農們世代居住的土地全都割賣出去掉換了主人。原先的主人已經遷出，租別人的房屋居住，並且都改了行。當然有的當了官，看來他們比當果農時闊氣了，但這些可以說是他們用祖先的土地，祖傳的財產，家族的根基以及家族的東分西散換來的。這難道合算嗎？老師曾經這樣反躬自問……

房子里射出來的燈光、繁華熱鬧的街道、漂亮的建築和人們時髦的裝束代替了翠綠的樹葉和萬紫千紅的花果；人們再也看不到平凡、朴素的家庭中的充滿了家人之愛的溫暖，看不到這種家庭里老老少少的誠實和令人愉快的臉孔。

对于这种变化，老师不敢说自己感到很高兴，因为，有时老师也不免要留恋过去，而感到悵惘异常。

童年时，老师曾经幻想过，长大后，将会生活得很幸福。他幻想自己将和亲族們团聚在一起，这里是叔叔家，那里是伯父家，而且自己也将会有孩子。之后，姑姑、叔叔、伯伯的孩子同自己的孩子将在这块地方熱鬧地一道玩耍。然而，時間震撼了他，他从甜梦中惊醒过来，他看到了同梦幻完全相反的现实；亲族們的房屋一栋一栋的拆掉了，剩下他那栋老式的房子孤零零地佇立在許多新式房屋中間。他的女儿也已經在十几年前，当她和一位頗有地位的男人結婚时搬出了这座老式的房子。

在这片果园里，老师能看到的仅存的一个熟識的脸孔就是自己的儿子。儿子已經結婚五六年了。由于儿子結婚，父子俩才一起把旧式房子重新修飾了一番，給屋子增加了不少新时代的气氛。同时也把屋子扩建了一下，添盖了两个房間，一間是儿子的臥房，另一間是布置入时的会客室，并且在这里摆了一張飯桌。从那以后，老师不得不把吃飯的地方从露台上、从用作会客的工作室門前的走廊上移到会客室里来，并和儿子、儿媳在一块儿吃飯。至于老师母，她却常常要求在厨房里吃；她对儿子說：“儿呀，哪一餐，只要是同你們一起圍着桌子吃，媽总是吃不飽。媽从小就习惯坐在地板上用手捏着吃，媽实在改不过来呀。”儿子总是笑着，然而，隔了一些日子，他总强着要媽媽上桌子吃一回。对于这点，老师不表示任何意見。他完全明白妻子的簡短

的說明。而且老夫妻倆也還是常常一起坐在地板上吃飯，只是限于在露台上。直到兩年前，那時老師母還沒有去世，這兒始終是老倆口子二三十多年來一塊兒吃飯的地方。老師母在世時，她一直覺得和兒子媳婦一起圍着飯桌吃飯很乏味。而在老師方面，雖然一直感覺到佛堂和露台對他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兒子的陳設華麗的會客室和飯桌確是出現在他的家里，是他年代里的一件事實。雖然老師對這些玩意兒可能並不怎樣感興趣，甚至，還可能感到無法理解，但是，老師終究把它們當作一件事實，一件即使人們對它不滿意也無法把它從生活中除掉的事實。老師歡迎它，因為他總得和它一起生活下去呀。

在後屋里，老師那間頗為狹小的工作室，看來倒像是過去和現在的一條道路交接的中心，同時也是老師對現在這條正在朝着未來前進的道路進行觀察的地方。未來，對老師來說，還是十分模糊，十分複雜的。有時，老師懷着孩子式的那種充滿渴望的心情期待着未來，希望能看到比原先更清楚更明白的景象。但是，他失敗了，跟着來到的是灰心和失望。在老師的工作室里有兩個書櫥，一張書桌，它們的式樣和陳舊的程度說明了它們的年齡。人只要一踏進這間房子，立刻就會覺得，他已經沉浸到了久遠的往昔的氣氛中。房間右邊牆上掛着一只長匣子，這是一只舊式的時鐘。它的形狀，高而扁，象個木匣子，它的顏色和近旁的書櫥、桌子一樣，都是深褐色的，它的亮子上雕刻着花紋，並有一扇玻璃門，里面懸着一個擺來擺去的鐘擺，此外，還有一個同所

有鐘表一樣的鐘面和表明時間的長短針。人們會感覺到，老師工作室里的這只老式時鐘同那只擺在小櫃子上的蒙着花布的、小巧玲瓏的藍色座鐘，顯然是代表着兩個不同的時代；它們之間相距約三十年。但是，由於四十多年來，老師一直不斷地在工作，一直關心着事物，注意着不斷發生的事物的變化，因此，老師並沒有迷戀過去，以至不能自拔。由於老師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孩子們中間，生活在年年迎新送舊的環境中，所以他的生活永遠緊密地跟隨着時代。因此，老師工作室里用物和器具的陳舊，並不等於說，老師的思想也是陳舊的。就在这个工作室里，那只古老的書桌曾經支撐過老師壯年時強有力的雙臂，一直到晚年的今天。每當老師坐下來，準備功課和批改練習本子的時候，老師的思想是跟着時代在前進的。雖然，這種前進有時是很被動的、甚至是猶猶豫豫的，然而老師終究跟上了來了。他想盡種種方法去了解它，那怕還只一知半解也好。工作室里的工作，以及對那些與自己同呼吸、共命運的孩子們的生活的關懷，是促使老師跟隨着時代前進的主要因素。雖然，有時由於困頓、疲乏，老師落後了，然而老師並未因此而沉湎於過去，走上歧途。老師深深地抽了一口氣，遣去沉重的思緒，他微微感到了細雨中的寒意。他緩慢地離開椅子，然而，這不等於說，老師已排除掉了腦海里的深思。他反背着手，走近掛在牆壁上的許多團體照。標明年月日的墨迹已經褪色，年月幾乎已不能辨清。這些照片是二十五年前，學生們同老師一起拍的。那時老師還很年青。老師在這些照片前面站

住，注視着其中的一張照片，但並不是在欣賞年輕時自己的那種青春活力；他的視線緩慢地從一個小臉孔移向另一個小臉孔，就這樣挨個兒地看下去。他微微仰起了頭，回想着久遠的過去，往事漸漸地，清楚地映現在眼前。老師活靈活現地看到了那些小臉蛋的充滿生命力的表情，而且仿佛聽見了那些孩子們的愉快、清脆而又響亮的笑聲。

這是老師最喜歡的年青學生合影的照片。在這一班里，有好幾個成績優異，操行可嘉的學生。這些學生畢業後都擔任着令人滿意的工作；後來，有的還獲得了很大的榮譽，他們給老師和學校增添了光彩。這些人都曾經給老師寫過信，有的還親自來拜訪老師。他們贊頌老師說，他們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榮譽中，都有老師的一分，而且是重要的一分。他們說，老師是使他們獲得成功與榮譽的帶路人。

孩子們長大之後，仍然能清楚的記住他們童年時的生活瑣事，並且還常常在給老師的信中加以描述。這些學生的話，以及其他各屆的畢業生的話，永遠銘刻在老師的心中。在老師看來，這些一度是他的心地純潔的學生，就象是降臨凡間的天使，他們的話，成了滋養老師的精神和肉體的養料，使老師有可能從壯年一直到老年，始終不渝地、愉快地堅持着這勞累的、令人厭煩的粉筆生涯。

老師一個挨一個地端詳着照片上的孩子，他們天真无邪、活潑可愛的臉龐使往事清楚地映現在他的眼前。老師還記得，這些孩子都各有各的來歷；有的來自宮庭和高樓大廈，那里的生活富貴豪華充滿了奇聞，就象神話里所說的那

样；有的来自市镇和农村；有的是闹市里的商贾子弟，有的是显赫的贵族人家的儿郎；有的来自极普通的人家，甚至没有姓氏；也有一些孩子来自钟表店和鲜鱼市场。但是，在当时的高中班里却难找到出身于工农劳苦大众家庭的学生。这以后，大约经过了二三十年，老师看到了某些令人诧异的变化；一些出身名门望族的人竟然一落千丈地墜落了，而某些出身于市井之间的人却步步高升。某些品质从凡俗与微贱中成长起来。

老师有好一会工夫端详着照片里一个年青人的脸，随后深沉地长叹一声。那只脸庞和几小时前跟他在法庭上分别的那个孩子的脸太相象了。这两个青年的年龄，相差约二十五岁。老师教过他们，不同的是：一个是在他还壮年时教的，另一个则是在他老年时教的。他们俩都是老师所深为喜爱的学生。老师不由得就想起了这天在法庭上，他如何一边拥抱，一边珠泪满眶地看着那孩子的脸时的情景。这会儿，当他从这张旧照片里看到那另一个孩子的脸庞时，不禁又潸然泪下。

当老师又以素有的那种关切的心情注视着照片的时候，往事便重又一一地映现在眼前。老师打第一张照片前面走开，又看了一会挂在近旁的两三张照片，之后，便把放在窗前的椅子移到书桌旁，索性坐下来端详着那些照片。这时，照片里那些人的生活，便清楚地老在老师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

走出公館坐上汽車，詹它就感到心在劇烈地跳動。他拘束地坐在司機的身旁，兩隻手緊貼在膝蓋上，那流露出詭異的神色的雙眼直望着前方。他十分留心自己的姿態，一動也不敢動。因此，看上去倒挺象是個特大的木偶，是供那個坐在这輛“奧貝爾”牌棕色轎車後座上的白晰而又俊俏的學生帶到學校里跟朋友們一道玩耍用的。“木偶人”的這種拘束樣子，使司機叻曾①感到又可憐又可笑。因此，他轉過頭去對“木偶人”說：“隨便坐吧，不必太拘束了，可以隨便看看。剛才經過一個大市場，看見了嗎？”

“木偶人”第一次移動身體，但兩隻手仍然端端正正地放在膝蓋上。他掉過頭去對着司機愁然地微微笑了一下，搖搖頭表示他沒有看見司機所說的那個市場，也沒看見任何別的東西。他似乎拿不定主意，這個時刻是否可以同司機講話，因此他只是搖搖頭而沒有作聲。這種樣子並沒使司機叻曾覺得可笑，倒反而使他更加同情詹它，因為他想起了自己那個正在住宅附近小學校里念書的孩子，他也是這個樣子的。

詹它的確很想照司機所說那樣，看看一路上的商店和建築物，只是他沒有足夠的勇氣。他不能斷定這樣做對還是不對；得到司機的指示之後，他這才稍微改變自己的姿

① “叻”是泰國稱呼一般男人的冠首字。

态，但也还只限于敢低下头去，看看叻曾的踏在油門上的那双光裸着的脚。但一听到加油时的响声，或者当汽車加快速度向前飞駛的时候，他又回复了原先那个样子，笔直的坐着。当他看到那粉紅色的鉄柵栏上面的尖銳如枪矛的东西时，他的心跳动得更加厉害了，臉也吓得变了色。汽車要进入学校大門了。为了駛进大門开到那宮殿式的大樓前，叻曾按动汽車喇叭，这也使他吓得魂不附体。

詹它在泰威特·兰沙律書院里第一天所获得的种种印象和感受，一直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因为他能够成为泰威特·兰沙律書院的一个学生，能够跟那兒的學生們一起讀書游戏这件事，是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感兴奋的一件事。佛寺里的老师父对他說：“你真是福气呀！詹它，你知道嗎，你将生活在鳳凰队伍里了。你要进的学校原是那些名門貴族和王公大臣的子弟求学的所在。我本想，你能念到中学三年級就很了不起了；就說你能繼續念下去吧，我也沒想到你能进入这样体面的学堂。要是你媽媽还活着，她該多高兴呀！你可別忘了自己只是鳳凰群里的烏鴉，凡事都要安分守己，別忘了我的教誨。你还記得‘做小伏低，卑恭承旨’那个句子嗎？”他回答說，記得。老师父便在他头上澆了三滴法水。

他第一天在泰威特·兰沙律書院所看見的一切太使他兴奋，太使他激动了。除了他和小主人一起坐汽車上学校这件事可以說是他一生中第一件奇事之外，他还看見許多漂亮精致的小汽車和馬車，它們不断地駛进大門来。車停住

了，明會下車給小主人開門，小主人在前面帶領着，明會提着裝午餐的飯盒跟在後面，他們一起走進了學校。

就在第一天，詹它便感覺到老師父所說的話完全符合事實。他覺得自己真的進入鳳凰隊伍了。詹它在泰威特·蘭沙律書院所看見的一切，和老師父設在佛寺里的學校相比，那真是有天壤之別。那頂端露出鋒銳的矛頭的粉紅色的鐵柵欄，那敞開的大鐵門，以及大門上富麗堂皇、精緻美觀的拱頂，都是老學校所沒有的。他的老學校有的只是窄小的門和用裂開了的木板做成的木柵。他曾經以為，就門而言，老學校的那扇門已經是够好的了。至于那門的寬度，他也以為够寬的了，因為人力車能够方便地出入。當然，汽車可能進不了，除非那是極小的汽車。但是汽車能否開進門這件事，在他的老學校里從來也沒有人為它操心過，沒有人認為有必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自從建校以來，無論是學生或者老師都沒想到坐汽車這種仿佛能够騰雲駕霧的玩意兒。他認為那不是象他這樣的凡人所使用的。那是屬於另外一些人的東西，這些人即使相逢也如同不相識。他與那些人相殊之遠，就同處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兩個不同的時代裡。老學校的同學們所想的是：他們是否在初中畢業以前就必須輟學回家幫助父母工作；他們能否繼續升學直到念完高中獲得一個勉強可以幫助他們找到小職員那一類职位的學歷；要不就是擔心，是否會不得不放下“筆杆”這種比較輕鬆的工作去“抬起木杆”；他們考慮的是父母是否全年都能賺到够他們買書本，買文具和繳學費用的錢；考